

意趣盎然的月饼文化

马晓炜

月饼，又称胡饼、宫饼、月团等，自古以来就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它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承载着中国人深厚的情感与记忆，成为团圆与美满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月饼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中秋增添了一抹隽永的韵味。

月饼的起源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为纪念太师闻仲，当时出现了一种边薄心厚的“太师饼”，被后世视为月饼的“始祖”，闻仲也因此被尊为糕点业的祖师。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芝麻、胡桃等物产，“太师饼”由此演变出以果仁为馅的“胡饼”。到了唐代，月饼逐渐成为中秋节的节令食品；至宋代，中秋食月饼的风俗日益盛行。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义。”这时的月饼已被赋予“团圆”的寓意，成为人们馈赠亲友、传递情意的载体。清代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写道：“淞南好，时物荐秋香。月饼饱满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新谷渐登场。”诗句将中秋时节品饼庆丰收的满足与欢愉，描绘得跃然纸上。

关于月饼，民间还流传着许

多动人的传说。元末时期，朱元璋欲起义反元，却苦于消息难以传递，便把写有起义消息的纸条藏入饼中，派人送到各地义军首领手中，起义终获成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月饼作为节庆礼物赏赐臣子，中秋食月饼的习俗从此广泛流传。

历代文人对月饼亦是情有独钟。唐代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写下“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的佳句，既描述了月饼的制作工艺与香气，也展现了当时月饼深受喜爱的程度与独特美味。宋代苏轼在《留别廉守》中写：“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诗句虽未提“月饼”二字，却将其形色滋味刻画得恰到好处。清代袁景澜在《咏月饼》中写道：“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镜，蒸釜气流霞。揉细面尘，点缀胭脂痕。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诗人从制作工艺写到节俗寓意，字里行间尽显月饼所蕴含的人情温度与匠人之心。

与典雅诗词相映成趣的，是那些活泼生动的民间谚语。“八月十五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



皮与亲切。这些灯谜质朴亲切、意趣盎然，为中秋佳节注入了无限乐趣。

月饼是一味食物，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它寄托着中华儿女对亲人团聚的美好祝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千载滋味未改，一轮明月依旧，小小的月饼，始终映照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对国的深情，以及对文化根脉的世代相守。

团圆才是福

张钟方

时光似水，迢迢不停，年年中秋，今又中秋。

但凡过年过节，家里最忙碌的就数父母亲，从小到大都是如此。这不，一大早父亲就打电话过来：“你们啥时候回来？记得把孩子们都带来。”睡眼惺忪的我叹了口气，晃了晃神，好像才彻底清醒过来。

孩子们的兴趣班、大人的节日值班，还有单位里出市需报备的规章制度，一一安排妥当后，我才松了口气。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何况是过团圆节呢！于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和哥嫂一起，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

中秋节虽没有过年的鞭炮齐鸣，村子里却依然热闹非凡，一派祥和景象——只因正是五谷丰登的时节。才一进村，就遇上赶集回来的父亲，他从自己的电动三轮车里，把刚买的鸡、鱼、肉等都搬到我们车上，便急急忙忙地往庄稼地里收庄稼了。

一进家门，满院子金黄的玉米与蓝天、农舍构成一幅“田园诗画”。母亲握着木锨给玉米翻身，看见我们全都回来了，眼里眉梢满是欢喜。孩子们一屁股坐在玉米堆上，像打雪仗似的，抓起玉米就往对方身上撒。母亲乐呵呵地

问：“都吃早饭了吗？锅屋里给你们留了菜馍馍、煮鸡蛋，还有你们爱吃的各种小菜。”孩子们只顾着疯玩，我跟母亲说：“孩子们来之前吃过早饭了，就我们俩还没顾上吃。”母亲立刻催道：“那你们赶紧去吃！就知道你们忙，饭一直在锅里温着呢。”正如林清玄所说，好东西未必昂贵，平淡之物也自有滋味。喝着母亲凌晨就开始熬的杂粮稀饭，就着菜馍馍吃蒜泥鸡蛋、酒豆子、糖醋大蒜，再配一小碟香菜辣椒，和家人说说笑笑，顿觉人生如此，亦复何求。

每逢过节，母亲从早上起来系上围裙，一整天几乎都没离开过锅屋。父亲从六十岁起开始养生，不再吃大鱼大肉，可每到节日，他依旧会把猪蹄、猪肚、猪大肠、猪耳朵、牛蹄筋、牛肚、纯牛肉、羊肉、羊肚、羊肝、鸡、鸭、鱼等买个遍，还有各式各样的时令水果——简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买不到的，仿佛我们在外面根本吃不着这些似的。

中秋节吃月饼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小时候，月饼都是母亲和奶奶、二奶奶一起和面、调馅做的，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团圆美满，直径从鸡蛋大小到碗口不等。如今市面上的月饼五花八门，莲蓉的、五仁的、豆沙的、蛋黄的、冰皮

“爸，洗手吃饭啦！”父亲扯下

肩上的毛巾擦着汗，高兴地应着：“好，好！你看看今年的玉米，长得漂亮不？”我讨好似的笑着说：“漂亮！当然漂亮！也不看是谁种的，能不漂亮吗？”

饭桌上，俺嫂子说：“爸，这是大娘给您买的礼物，那个是小闯买的……”父亲异口同声地打断：“都回来就好，啥礼物都不用买！你们平平安安回家，比啥礼物都强。”

“这个素菜我爱吃，给你尝尝这个猪肚，再给你夹个鸡腿！”我在大人桌和孩子桌之间来回穿梭。家人亲手做的食物，总让人觉得格外香甜——里面裹着亲人的疼爱，藏着团团圆圆的幸福味道。

窗外的月亮渐渐爬高，清辉洒在翻腾的玉米上，洒在围坐的家人身上。碗里的菜馍馍还带着地锅的温度，孩子们的笑声裹着月饼的甜，父亲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足，母亲的唠叨里藏着牵挂。原来所谓的“福”，从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也不是名利得失的计较，就是这样一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话里话外都是寻常的安稳——这团圆的烟火气，才是世间最踏实的幸福。

 《团圆才是福》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故乡的中秋

梁晶晶

城里的中秋，是月亮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挤出的一弯清辉，窄窄的，泛着清冷和寂寞。每每此时，我总会想起故乡的中秋。

故乡的中秋，是从点心铺子里飘出的一缕缕甜香开始的。那香气不止萦绕在铺子上空，还顺着初秋微凉的风漫遍了十里八村，无声地宣告着节令流转，召唤着团圆的到来。

临近中秋，集市的喧嚣也比往日更早地升腾起来。几家老字号点心铺子门口，热浪裹挟着新鲜出炉的月饼和各色糕点的甜香，霸道地铺满一条街，前来选购的大人们往来不绝。乡间松软的黄土路上，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车把上多半挂着一兜刚出炉的月饼——那是在给走亲戚“送节礼”做准备呢。

姥姥家的中秋，是从自己做月饼开始的。刚入八月，姥姥就忙活起来。她总说：“我做的不是月饼，是团圆。”

姥姥做的是乡下最常见的酥皮月饼。馅料都是自家地里收的：黑白芝麻、葵瓜子、花生，炒得喷香擀碎，拌上炒面和赶集买的青红丝，淋上小磨香油，撒把白糖拌匀，攥成紧实的团，月饼馅儿就成了。刚做好的馅儿又香又甜，我总忍不住偷吃。

酥皮月饼香酥的奥秘在和面上，水面和油面得分开揉。和面是力气活，更是手艺活。姥姥说，和面讲究“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她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一双布满茧子的手沾着混和了猪油和糖水的面粉，在粗瓷盆里用力揉搓，直到面团光滑澄亮，盆壁不沾星点，手心也搓得干干净净，才算到位。

和好的水面揉成长条，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按扁，包上略小些的油面剂子，擀成长片再卷起，反复几次才能做成酥壳，再包上馅料压成月饼坯。为了让月饼更好看，姥姥还会用碗沿在饼坯边缘磕上一圈花纹。

接着支起一口平底锅，烧上麦秸火，火舌舔着黢黑的锅底，烧得勺勺均匀。当印着花纹的饼坯贴上温热的锅面，油香混着麦香和多重馅料的香甜丝丝缕缕钻出来，那藏在月饼里的节日灵魂，才算醒了。进入八月，姥姥几乎日日都这样度过。做好的月饼大部分都送给了亲朋邻里。姥姥说：“送月饼就是送团圆。月亮圆了，人心也要圆。”天上的月亮一天比一天圆、一天比一天亮。终于，中秋到了。

乡下过节，白日的热闹不过是前奏，真正的重头戏，总在暮色降临之后。

夕阳西下，给村庄镀上最后一层金边，我们便把八仙桌抬到院中。宴席主角是菜园子当年的收成：白糖番茄、盐水花生、辣椒鸡蛋、油焖茄子，还有炖得香烂的老母鸡汤。洗白里，浆里光，打扮晶晶上学堂……

我望着天上圆满无缺的月亮，沉醉在半懂不懂的幸福里，渐渐进入了比月饼更香甜、比月亮更圆满的梦乡。



月渐圆

王嘉慕

桂花的香气是突然闯进来的，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于是知道，秋深了。夜晚，发现月亮渐渐圆了，于是知道，中秋快到了。

雾气漫上来，将皖北小城的街道泡成一片柔软的模糊。西天那弯瘦月、东边那轮初阳，都成了宿舍外淡淡的身影，与楼背后的山和着，相映成趣。

那个傍晚，室友抱回一个方方的纸箱，封口处还沾着南方小城的水滴。“我妈寄的月饼。”她说着，眼睛弯成了月牙。几天前，她趴在阳台打电话，我们听见她细细的念叨——果然，这念叨有了形状和重量。打开箱子，鲜花馅的甜香扑出来。我想，一同寄来的，还有更轻盈、也更沉重的东西。

师大刚开学的日子，时间走得慢。对家的想念，是暗地里生长的藤蔓。食堂的饭菜、夜晚熄灯后的卧谈，都会突然让这藤蔓紧一紧，缠得人心发痒。于是我们都盼着，盼着日历上那个被红圈标注的日期。中秋、国庆，任何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都不只是一个假期，更像一个允诺，允许我们理直气壮地回到那个被称为“故乡”的温暖源头。

每一个临近的节日，都像夜航时望见的灯塔。我们划着生活的桨，向那片光亮靠近，心里清楚，岸上总有人正为我们亮着一盏灯。

此刻，我们分食着来自远方的甜蜜。那甜，稍稍抚平了心底因思念叠起的褶皱。桂香依旧一阵阵涌来，像无声的潮水，漫过每一个想家的夜晚。窗外，月渐圆。



中秋的月光曲

郑显发

今夜桂香浮动的脉络里
升起银箔捶打的圆
漫游者收起罗盘，任清辉
漫透归途的每一道弯

玉轮碾过云翳的碎响
惊起千年前捣药的白声
吴刚斫木的韵律
落成人间檐角悬挂的铃

瓷盘承不住溢出的光瀑
银线沿着瓜果纹路游走
在掰开的月饼裂隙间
窥见祖先用麦粉描摹的宇宙

捣衣声沉入河床
雁阵衔走最后一粒砧杵
而光在针尖停留，牵引
漂泊者衣襟上未拆的线头

潮汐在耳蜗内里涨落
蚌壳吐纳着亘古的叹息
我们围坐成环状星座
用方言温养渐冷的玉璧

直到露水凝成珍珠
坠入孩童攥紧的灯笼褶皱
直到嫦娥的水袖拂过
所有缺憾都泛起温柔弧度

此刻光在釉面流转
瓷胎里睡着待醒的江河
每个望向明窗的游子
都成为月亮奔向大地的支流



月圆中秋

王绪谦

正是瓜果飘香时。

“这棵石榴树结的果实真多呀！”两个背着行囊的小姑娘在我家门前的石榴树下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摘几个尝尝吧！”我一看是邻居家的婷婷、甜甜姐妹俩，便热情地走上前去，一边跟她们唠嗑，一边挑选几个又大又甜的石榴摘下来，装进她们的手提袋里。这两个小姐妹是我在的眼皮底下长大的，现在在外地务工。中秋节即将到来，姐妹俩专程回家看望爸妈，一进门，映入她们眼帘的就是我家果实累累的石榴树。姐妹俩带着石榴树下收获的甜蜜和欣喜，迈着欢快的脚步往家里赶去。中秋到了，石榴熟了。它用甜蜜的味道滋润游子的心田，更给我带来了一份满满的收获感。

其实，像石榴一样，伴随着中秋节的脚步，玉米、花生、芝麻等农作物次第成熟。因此，中秋节不仅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丰收季节的黄金节点。它呼唤身在异乡的游子回家与亲人团聚，呼唤他们回家乡拥抱大地、拥抱丰收的果实。俺村的许多青壮年人都像候鸟一样，在家乡和异地之间奔波——他们平常在外地打拼，难得回家，好在中秋节给了他们回家的充足理由。我的堂哥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在建筑工地搬砖，白天挥洒汗水，夜深人静时，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就会想家、想爹娘、想孩子，嘴里还会念叨着：“想家的时候不睡觉，爹娘仿佛就在我心头……”

中秋节到来前，堂哥归心似箭，带着给老人孩子装满礼物的大包小包，回到了情牵梦绕的故乡。那天，天空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像千丝万缕的乡愁。堂嫂带着两个孩子早早在村头等候，傍晚时，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堂哥刚从车门探出身子，两个孩子就惊喜地飞奔过去：“爸爸回来了！”忙不迭扑进他的怀里。堂嫂端详着堂哥黝黑的脸庞，心疼地说：“累瘦了！”“我这身板结实着呢！”堂哥一挺胸脯，憨憨地笑了，堂嫂的眼眶却不由得湿润了。

中秋节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它是团圆与幸福的代名词。

我家的儿女都在外工作生活。平日里，我和孩子们聚少离多，相聚成了一种奢望。子女们忙于工作，且路途遥远，回来一趟确实不容易，我是理解他们的。可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时不时寄些美食过来——这些礼物里，装着他们的孝心，也装着对我的一片深情。其实，我吃的、穿的、用的啥都不缺，但孩子们的礼物我还是照单收下，因为这样，他们心里才会踏实。

今年中秋节前夕，孩子们提前“报到”，选在国庆节放假第一天就回到我身边。一想到团圆时刻的幸福情景，暖流就忍不住涌上心头。儿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带我去城里的商场挑选衣物，说我穿着不能太土气，得有时代感；大女儿做的饭菜，总那么味美可口、有滋有味；小女儿则先拿出我的体检报告单，仔细了解我的健康状况，她说：“老爸，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健健康康的，我们在外才安心。回到家能看看你的笑容，听听你的叮咛，感受父亲的味道、家的温馨，就够了。”

父母与子女的心从没有距离，中秋节的团圆，会让骨肉亲情在烟熏中升华，在相聚里定格下最美的时刻。

中秋节，有太多月圆的故事，在这一天被人深深铭记。去年中秋，女儿早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早点回家，家里的土公鸡贴馍已经出锅，正香喷喷地冒着热气。我忙完手里的活儿，心情愉悦地往家赶，路过一座田间石桥时，撞见一个神情呆滞、头发凌乱、衣着不整的女子——她坐在桥墩上，嘴里语无伦次地念叨着什么。石桥下是条水沟，积水很深，那女子精神状态似乎不太稳定，要是长时间滞留在那里，不仅会把自己置于险境，万一落水，后果更不堪设想。更何况，今天是中秋节，她流落在外，家里人该多着急啊！

我生来心软，便想着帮她回家。我试着善意地接近她，询问她家在哪里，可她只是不停地搓手，一句话也不说。救助陷入了僵局。我掏出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递给她，想靠这份暖心之举打消她的戒心，让她多些亲近感。没想到，她真的温暖了，还从衣袋里摸出一张身份证——谢天谢地，这正是她本人的证件，上面的地址我熟悉，只是离这儿有十多公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她平安送回家，让她在中秋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到家人身边。

我赶紧拨通女儿的电话说明情况，让她开车过来，我们父女俩一同送这位女子回家。女儿和她年龄相仿，一见面就喊“妹妹”，瞬间拉近了距离。在女儿的耐心劝说下，女子终于愿意上了车了。

当女子出现在她父母面前时，她妈妈一把搂住女儿，眼泪不住地流。

临走时，女孩的父母执意要送我两盒月饼，说想让我们父女俩和他们一起分享中秋团圆的幸福滋味。原来，用爱心帮别人圆一次团圆梦，自己也能收获一段中秋节最美的故事，让这个节日变得更有意义。

中秋承载的，是万家团圆的期盼，是金秋的累累硕果，更是世间最质朴的幸福与感动。

如果此刻你正与亲人团聚，我祝你平安喜乐；如果你暂与亲人天各一方，我想送你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